

娘的玫瑰门

张淑清

娘说,我牙不好,梨啊苹果啊桃子啊咬不动,别买了,等回家再吃,家里啥没有?娘说,买一棵大白菜,一只萝卜,一袋豆瓣酱,两碗玉米粥,凑合一顿是一顿,这食堂的饭菜太贵。娘说这些的时候,眼睛朝那道门望了望,门上长着一块方形的玻璃,和家里的门没什么区别。

娘说,扶我起来,我想看看。

门外,仅仅是一个走廊,十米远,东头到西头,南头到北头,也就四分钟的时间。早晨,午睡后,抑或夜晚九点前,有人在走廊走来走去,锻炼,打电话,散步或者谈笑风生。娘听到说话声,就兴奋,就满眼亮光,就说比平日多几倍的话。

娘听着看着。娘说,芭蕉开花了,红艳艳的,满园子的花,像天边的霞光。

我说,娘,那是一道再平常不过的门,有什么好看的?!娘对着门外,说一会,笑一阵。娘说,你不懂,你懂就好了。娘说,她逮住一缕风,一束阳光,一条鱼。娘笑吟吟地摊开掌心,我说,是的,娘,阳光很香,风也清凉,鱼是河流里常见的鲫鱼。

娘指着门口经过的人说,这个像东院你二爷,嗓门亮堂,隔三里地外也能听出他声音,他家的母猪该下羔子喽!一只羔子,卖好几百块!你二爷发了。那个人跟西街你三姨差不多,穿得花花绿绿,六十岁的人,她家大驴子娶媳妇,她要当奶奶了,俺没喝上喜酒!迎面走来的小个子,像前屋的你橙子哥,啧啧,真像,罗圈腿,嘴巴下面有颗瘡子,他家大棚里的葡萄,俺和你爹没少吃,唉!欠他们的啥时候能还上?娘对着那道门,比比划划,红光满面,似乎就站在自家大门口,与街坊四邻拉呱。

娘说一个人,一件事,一段故事,我都认真听着,并随声附和。娘一天一天好起来,能正常吃饭,可以自己下床走动时,娘却不怎么到门口,看门外的世界。娘一遍一遍翻弄她自老家带来的布包,包里什么也没有,只是一块陈旧褪色的手绢,娘小心翼翼一层一层展开,冲着几张皱巴巴,捏得出汗的票子说,这钱留着交住院费吧,不用你们掏钱。我迟疑了一下,随即伸手捧起那沉甸甸的几百元钱,我乐呵呵地说,够了,够了,娘,咱是小毛病,用不了这些钱呢!我抽出一张,重新塞回娘手里,这是剩下的钱。娘说,你不是骗我吧?我说,我是你闺女,亲闺女,怎么会骗你啊?娘点点头,又摇摇头。

娘从那天起,就盼着医生和护士来,他们一来,娘就指使我去洗手间,扔垃圾。隔着门缝,我听娘,低声细语问她住院、手术花多少钱?那些人都说,不多,不多,放心吧,大娘,您安心养病,就走了。

娘问不出什么,又继续守在门口,透过那道玻璃,不停地张望,尽管有时候,没有一人一物走动,风从窗户挤进来,一下一下,吹出轻微的沙沙沙声。

娘喜欢自言自语,娘说,门前有两棵树,一棵杏树,一棵李树。树上来了喜鹊,一只,两只,三只,它们是幸福的一家。

娘有一天半夜醒来,叫我找衣服给她穿,她指着那道门说,你爹来接我回家了,就在门口,娘说得有板有眼,像真的一样。

娘两年前得过青光眼,人世的一草一木,一沙一石,唯有用心灵去感应。

山行
凌波作

红梅

古德英

窗内是医院的卫生间,窗外下面是住院楼的荒地,荒地路灯下,闪着一株红梅,疏疏,灿灿,瓣瓣嫣红。天黑了,住院的父亲要洗澡了,我连忙拉上窗帘。

卫生间的门错着巴掌宽的缝儿,父亲自己洗澡,我则在门外候着,不时警惕地朝门缝里看。想着亲自给父亲洗澡,可父亲赤身裸体,我不习惯,父亲亦尴尬。况且,父亲的病情看起来并不严重。父亲也说,冲凉这种烦琐事,他能独立完成。

突然传来啪嗒一声,紧跟一声呻吟,我脑子“嗡”的一下,失魂似的撞门而入,只见父亲仰面躺在地板上,支棱着瘦削的四肢,脸色苍白。我一把抱住父亲双肩,将他扶了起来。父亲左手的肘部,已经汩汩地冒血。我一下慌了手脚,别的病人家属、护士、医生随即蜂拥而至,现场一片忙乱,空气骤然紧张。

伤口被缝了三针。

医生的批评刷新了我对脑梗塞的认知:病情会逐渐加重,会伴有体位性低血压,老人的身体如瓷器般脆弱,摔倒会致命。万幸,父亲只是跌破了皮。细思极恐,万一父亲摔致骨折、脑震荡,或……我不敢往下想。

“不关我儿子的事,是我自己不小心,又坚持自己洗澡。”父亲抢着帮我申辩。

瓷白的地砖,洒着殷红的血滴,我拿起拖把,慌张又愧疚地清除起来。夜深,父亲睡着了,我惊魂未定,来到卫生间的窗前,木木地看着窗外绽放的红梅,忽然觉得那疏疏朗朗的梅花,与父亲滴下的那摊血何其相似。罪责感和愧疚感再一次淹没了我。

次日晚上,卫生间内,我平生第一次给父亲洗澡。我像剥葱皮似的帮父亲脱掉身上所有的衣服,清楚地看着父亲一副佝偻枯瘦的躯体。我叫父亲背对我,坐在胶凳上,两手交握,放在膝上,父亲一一照做,像个听话的小学生。坐着的父亲像一把弓,我调试着小花洒的水流,小心翼翼地给父亲搓洗,不时轻轻抬高父亲受伤的手,以免弄湿裹着纱布的伤口。印象中的父亲一直很单薄,但如此近距离触摸父亲,父亲的瘦还是震撼了我。水汽氤氲中,父亲那一条条横突的肋骨清晰可见,那两胛陷下去的凹洼,竟然可以围住一些流水,羸弱,腐朽,风烛残年……这些词在我脑中萦绕。父亲才73岁,竟衰老至此。

将安顿父亲睡下,我又无意识地走向了窗外的那株红梅。惨白的路灯下,梅花越发猩红,另一幅红梅图,像从时光深不见底的湖泊里慢慢浮上来。

五六岁的时候,我和弟弟在天井里玩扔瓦片,一不小心,一块瓦片径直飞向了从大门口走来的父亲,且不偏不倚正好打到了父亲的鼻梁上,顿时血流如注。父亲用手指捂住伤口,鲜血仍止不住地溢出、滴落。我怔住了,母亲边责骂边用棉花给父亲止血。那滴落在泥地上的血滴,鲜红,星星点点,像极了贴在家中厅堂老墙上的那幅红梅图。这种相似感此后竟一直朦朦胧胧地长在我的脑海里,像极了此情此景。

顿悟的我,突然意识到,那妖艳鲜红的红梅,其实是在警醒我:父亲大抵不会愧对儿子,而儿子,总是愧对父亲。

食春话“蒿”

王晓

宋代诗人苏东坡有诗:蒹蒿满地芦芽短,正是河豚欲上时。我居住的长江边十二圩小镇,正是诗句里描写的模样,蒹蒿自是我们江淮民众的盘中之物。

蒹蒿,又名水蒿,菊科,多年生草本植物,有叶柄,叶子互生,羽状分裂,背面密生灰白色细毛,嫩茎炒食,脆嫩鲜香,风味独特。野生蒹蒿供不应求,俗称人体净化剂。《本草纲目》草部第15卷记载:蒹蒿气味甘,无毒,主治风湿,补气,久服轻身,耳聪目明,不老。

十二圩最具特色的菜有长江四鲜和洲八样。四鲜:鲥鱼、刀鱼、鲥鱼、河豚;洲八样:芦笋、蒹蒿、洲芹、马兰头、鲢鱼苔、野茭白、地踏皮、地藕,都是时鲜野菜。

远方客人来这里,吃不起河豚,一盘蒹蒿炒咸肉万万少不得。美食家汪曾祺在《大淦记事》写道:春初水暖,河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蒹蒿,

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。这里就有洲八样中的两样:芦笋和蒹蒿。

野生的蒹蒿越来越少,只能依靠大面积人工种植满足市场需求,种植的价格仅仅是野生的三分之一,口味大有区别。本地人习惯二月头去江滩挖蒹蒿,不仅要茎,还挖根,味更浓,要的就是那个味。摘叶取

茎带根,折成寸许,用三分瘦七分肥的咸肉炒,野性子的蒹蒿才服,荤素食材的特点才能发挥到极致,勾搭成人间美味。

蒹蒿也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蔬菜,叶互生,羽状分裂,花黄白两色,极像野菊花。在中国古代,蒹蒿为宫廷佳肴,又叫皇帝菜,有蒿的清气、菊的甘香。

蒹蒿分肥瘦两种,分别是大叶蒹蒿、小叶蒹蒿。大叶蒹蒿叶子肥厚,呈汤匙形,茎短;小叶蒹蒿杆子高,茎细,叶子像带锯齿的羽毛。

蒹蒿可炒菜,可做汤。炒要清淡,一把蒜泥做点缀,就非常好了。蒹蒿呢,只能炒,而且无荤不欢。

前几日看书,读到一篇写茵陈的文章,茵陈也是一种蒿,也叫绒蒿或白蒿,顾名思义,此野菜灰白色,全身密布白色的绒毛,蜷曲成团,展平后叶片成羽状分裂,与前面的两种蒿极为相似,气味清香微苦,这点也像,还属菊科。

为什么这种蒿叫茵陈?其秋后茎枯,经冬不死,至春又生,因旧苗而生,故名茵陈。这时节,采药人得赶紧下手,迟一会儿,或许只要一场春雨,它们就会变成蒿草。故而,民间有“二月茵陈四月蒿,只能拔来当柴烧”的说法。茵陈入中药清胆利肝,茵陈煮大枣,喝汁水,农家治黄疸肝炎的偏方。老了的茵陈就叫黑蒿,药效所剩无几,中药铺的收购价格天壤之别。

白蒿的嫩苗也是尝鲜食春的美味。春寒料峭,其它野菜还在睡觉,土头土脑的茵陈开始起身。清明前吃白蒿,没人用油盐调食,采来的茵陈榨汁和面,蒸馒头、蒸粑粑。据说可以把小鬼和晦气带去。

